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郭赛 杨燕君 王子君 丁一 郭赛容 选编

校园文学



2007—2008
中国校园文学精选

2007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主编 曹文轩 1998 年 12 月 1 日出版 32开

校园文学



0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郭赛 杨燕君 王子君 丁一 郭赛容 选编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7 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郭赛等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54-3632-0

I. 2… II. 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885 号

责任编辑:程华清

责任校对:黄黎丽 龚梅芳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省安陆市安师彩印厂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17.875 插页:3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4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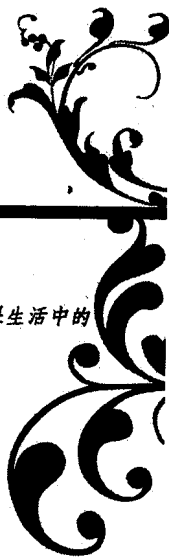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你听风生,我看云起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的本身，那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

一树一树的花开

Cici

大桥下面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
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的本身，那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

——米兰·昆德拉

每天早上晓军都乘 123 路公交车去学校，从这头的倒数第二站坐到那头的终点站。这是他唯一的便捷的交通路线，从一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段旅程。其实人在旅途的心态才是最完美的，离熟悉的一切已有距离，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不单是这样，因为 123 路会驶过这座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晴天时，阳光刚刚洒足，江面平静乖巧，偶尔有船开过，悄无声息。晨练的老人在泛着橘色的台阶上打太极或者跳舞。还有，那座很美很美的桥，有无数次，晓军都想在上面好好地走几个来回，过过瘾。但他忍住了，这样的心情很像近乡情怯。

车从桥的旁边开过，顶多 30 秒，就看不见了。晓军的耳朵里正插着 Norah Jones 的浅吟低唱，《远走高飞》听到一半。来这座城市读书这么久了，晓军没有朋友，他听歌看电影画画跑去看美术展文物展金鱼展郁金香

展各种各样的展览，他从来没觉得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在家里时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们一起在街上滑板，在女孩子的家门口弹吉他，统统都干过，但那些快乐的笑声都留在了那个眉清目秀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回去了，从此安心狠心静心地留下来。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有一个留下来的理由：那就是每天都会看到的那个拍 Lomo 的女孩子。

今天有雾，车驶过桥的时候，只能依稀分辨出横横竖竖的轮廓。晓军的耳朵里今天换成了 *Everything But The Girl*，该低调时低调，该激烈时激烈，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时，他又望见了桥的人行道上站着的那个女孩，白色的 T 恤，绿色的长裙，手里举着 Lomo 相机，正对着江对岸的建筑物比划。

她应该是学摄影的吧？也许只是爱好？建筑设计系的学生也说不定？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个女孩手里的相机和她的职业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晓军也不知道。看到她那么随心所欲地在桥上奔来奔去，就算她在意的根本不是那座桥，而是对面的风景，晓军都仿佛找到了知己，这样的感觉跟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夸你很帅是一样的。

雨中的桥另有一种美，不像晴天那么张扬，也不像雾天那么暧昧，刚刚好。眼前 50 米远的这座桥，亲切和蔼没有丝毫心机又不乏风情万种，来这里这么久，自己却还没有上去走一走！这个季节，家里的那座桥上一定又摆满了新鲜的葡萄，摊主对过往路人叫卖：“葡萄要吗？又便宜又好吃！”

晓军开心地看到那个穿白色 T 恤、绿色长裙的女孩打着伞在桥上走来走去，肩上挎了个摄影包。他很想走过去跟她说声“嗨”，然后跟她交个朋友，这也是他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除了脚下的这座桥。下车，穿过长长的地下通道，一路奔跑。女孩子大方地说你好，叫我小慧吧。我在老家时常常在街上滑板，你呢？你会玩什么？



秋天别来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音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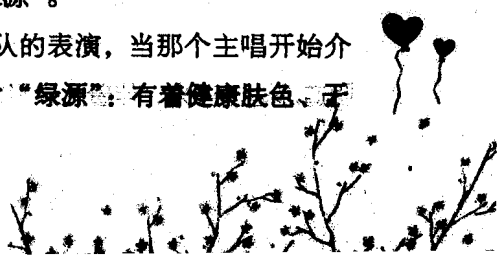
——林徽因

春天和秋天之间，励雅总搞不清自己到底更喜欢哪个季节。就像哈根达斯和星巴克，根本没有可比性。所以，秋天很好，因为有香香的桂花，和铺满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的落叶。春天也很好，因为有漂亮的月季，和晴好午后能闻到的太阳的香味。

台风突然来袭，前一个小时励雅还在啃着汉堡，满头满脸的燥热。背起包包去“绿源”的路上，却下起一场阵雨，毫无征兆，浇得她一路狂奔。推开“绿源”的玻璃门，穿着格子T恤的罗马嘴巴夸张地呈鸡蛋形：“臭丫头，难道没人告诉你今天下午会下雨吗”这么久了，罗马还是张口闭口喊励雅“臭丫头”，尽管她已多次提出抗议，可人家理由充足：“看看你穿的衣服，不是E-land小熊，就是Snoopy，这不都是十几岁小孩子穿的？”励雅无语，谁叫自己读的专业是美术设计呢，“心智”多少会受到影响。

励雅喜欢去“绿源”，能见到罗马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她发现了一个或许谁也没注意过的秘密：坐在靠窗的第二张位子上，透过那扇小小的遮掩着的茶色木门，会看到一片绿色的树藤，小而密，深幽而青翠，阳光照在上面有些刺眼，尽管时日已近秋天，那里却仿佛另一番洞天。励雅为这个小小的发现暗自庆幸不已。时间一长，她居然养成了一个怪癖：走到哪，都要看看有没有那样的“绿源”。

晚上，励雅去ARK酒吧看“爬虫”乐队的表演，当那个主唱开始介绍自己乐队时，励雅的眼前突然呈现了那片“绿源”：有着健康肤色、干



净头发、不算很高的个子、稍微有点壮和好听声音的男孩子，站在那扇木门口，温暖地朝她笑。“爬虫”说了些什么，励雅一点也没听见，包括为什么叫“爬虫”。边上的罗马无奈地叹口气：“唉，你这个臭丫头，原来根本就是在装酷，其实是个色女郎！”

在励雅看来，罗马那间可以看书也可以喝东西的小店之所以叫“绿源”，是跟自己发现的那片景象有缘分的。但她不想去追根究底，她宁愿相信那是只属于她的秘密，她从来不喜欢和别人分享。偏偏罗马成天喜欢逗她玩，“教你点生活常识吧，哎哟、哎哟——这是救护车，完了、完了——是警车，火、火、火——就是消防车……”“给你猜个谜怎样？画家为什么只画粗的绳子不画细的绳子？笨，因为出（粗）神入化（画）嘛。哈哈！”励雅真的搞不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聊的人。

不过她明白，至少在秋天以前，罗马是不可能真正走进她心里的。他们简直就是来自两个星球的人，励雅只想一辈子住在她的画里，罗马却想过真实而自由的生活。星期日，励雅又去找罗马，才发现他的“绿源”已经停业。一回头，看见罗马正哼着歌从小区的拐弯处过来，在他身后，越过洁白的小小的加水站，是一片深幽而青翠的“绿源”。“嗨，关门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还不是被你找到啦？”罗马无奈地大笑。

林阴道上

念不尽，眉飞色舞千千样。悠悠记起当天笑，仿佛入了迷，又带一点惆。种种喜悦令人为你鼓掌，眉飞色舞千千样。你原是个妙人，是个少年狂。

——李敖

天空晴朗得很透很透，林阴道两旁的香樟散发出阵阵清香，远处飘来不知名的杨花，悄悄地落在身上，像浪漫而心碎的雪花。阿诚远远地从林阴道那边走过来，伴着几声轻轻的咳嗽。他生病了吗？感冒了？看他只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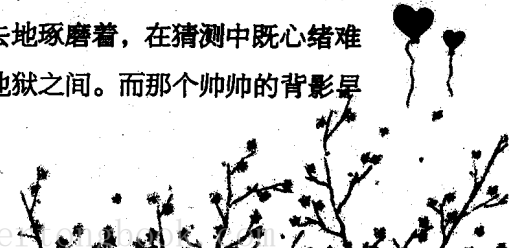
了一件薄薄的格子T恤，一定是着凉了！希艾就这么呆呆地站在林阴道上，视线早就越过路的尽头，去寻找答案了。从此，那几声轻轻的咳嗽，就在希艾的脑海中盘旋不去，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每当想起来，就如同鲜嫩的早春松软的土地上正有一抹鹅黄的草色破土而出，撩得她心里痒痒扎扎毛毛虚虚的。她希望阿诚的感冒快点好起来又希望他就永远这么轻轻地咳下去，一声、两声、三声……

希艾至今想起那圈橘黄色的毛茸茸的光环，心里还会毛毛虚虚痒痒扎扎的。进大学后的第一次800米测验终于来临，站在起跑线上，希艾看着晃晃悠悠穿梭于云层中的太阳，立马就犯了晕。才刚跑过一圈，希艾自己就成了那颗太阳，浑身滚烫，晃晃悠悠轻飘飘，意识和知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她刚想在跑道上着陆，就彻底没了方向。同学们一个个从希艾身边飘过，没人停下来扶她一把，似乎这是一场头破血流的战争，而跑道就是那座独木桥，想要到达终点，一路上就要跨过无数躺倒的身体。希艾不怪她们，谁叫自己这么没用呢？

这时，从一直在旁观战的男生中跳出一个人。他当时是坐在围栏上的，跳下围栏奔上跑道抱起希艾，连串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点点耽搁和疏漏，仿佛出自他的本能，又仿佛他一开始就是等着希艾晕倒，然后来英雄救美的。轻飘飘的希艾被他抱起来放在跑道边的休息椅上，她睁不开眼看不清他的脸，橘黄色的太阳把他映得像个温暖的天使，四周还有一圈毛茸茸的光环。后来，希艾才知道他叫阿诚，英语系的，在学校蛮有名的，那天他们也在上体育课。

从此，希艾变得特别“臭美”起来。她穿件纯白色的背心，下面是一条浅蓝色小碎花的棉布裙，头发上的Mickey夹子也在欢快地歌唱。在一个拐角处，希艾迎面撞上了阿诚，他居然帅帅地吹了一声清脆的口哨，还大声地说：“Hi，小心看路啊！”

他认出我了吗？他还记得我是谁吗？他喜欢我的打扮吗？我脸上有没有脏东西呢？希艾就这样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琢磨着，在猜测中既心绪难平又兴奋不已，就这样被他搁在了天堂和地狱之间。而那个帅帅的背影是



2007

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就远得小成了一个公仔啰。

这场开始于“英雄救美”的美丽邂逅，究竟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摘自《青年一代》）

让我陪您一起唱

凡 娘

暑假已过去二十多天，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他才慢悠悠地买了车票往家赶。在车上，他接到妈妈的电话，说要到外地演出，不能等他回来了。他有些生气：“要外出，你早说啊，我都在车上了，你又要走。”妈妈满是歉意：“对不起，我也是刚接到演出通知。你在家好好休息，我最多一周——不，最多五天就回来。冰箱里有你爱吃的菜，还有……”他不等她说完，就挂了电话。什么演出这么重要，非去不可？她当自己还是20年前川剧团里的台柱子？

20年前，妈妈是小县城的名人，数次参加省戏剧调演，捧回两座金光闪闪的奖杯，一口花腔不知迷倒多少戏迷。正当她到达事业顶峰时，流行歌曲和劲舞一天天占据大大小小的舞台，她受到冷落，一年演不了两场戏。唱不成戏倒在其次，重要的是，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境，他的学费一年年在涨。为了生活，她先是和爸爸开了家杂货店，可两人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干了半年，反倒欠下几千元钱的债。她又想凭好嗓子去酒吧唱歌，但她已是上岁数的人，和如今的时尚不合拍，唱一阵子，便没了舞台。后来，爸爸去广西打工，她成立了演艺公司四处演出。所谓的演艺公司，最多时不过七八个人，有一套音响、一些自备服装和一辆二手小货车。他们的演出市场，锁定在本县城及邻县周围的乡镇。这个市场，大演出团是看

不上的，地方偏远，挣不了多少钱……去这样的地方，会降低身份。她正是看准这一点，不到两年，演出就受到欢迎，收入比以前好了许多。

他知道爸妈辛苦，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委屈。爸爸常年在外，妈妈不定时地在外演出，有时两个月见不到面。高考时，还是爸爸请假回来，陪在他身边。上大学后，一放寒假，他就兴冲冲地回家，却只看到妈妈留在桌上的字条。说爸爸要加班，不回来；正值旺季，她不得不外出演出，过年时，会尽量赶回来。可那年春节，他一个人煮了一袋速冻饺子，看着春节晚会，看着别人的团圆与热闹，过了一个年……

今年暑假，他没有回家，特地找了份零工。妈妈想他，一再要求他回去。没想到上了车，却接到这样的电话。

他在家待了几天，妈妈总打电话说要回来，却总不见回。日子过得有些无聊，恰好一个中学同学邀请他去乡下玩，他来到同学家。第三天中午，同学接到电话，一个朋友的爷爷去世了，按规矩，得去送份礼。同学说，老人家95岁过世，称为“喜丧”，丧家希望参加丧礼的人越多越好，这表明逝者在世做下的善事多，结下的善缘多，去体验一下吧。

主人家早设好灵堂，远远听见惊天的哭声。他们进门向主人致礼，看到堂前跪着一群人，正放声痛哭，领头的那个女人，头扎白绸，身穿白缎孝服，手里握着一个话筒，仿佛剧里的女主角，不停地像唱歌一样，哭诉着老人生前的故事。声音凄切高亢，情真意切，不由得让人掉下泪来。朋友小声告诉他，这是主人家请来的专业哭丧人，这个女人远近闻名，谁家能请到她为去世的家人哭一场，是很有面子的。在专业哭丧人带领下，灵堂里一直哭声不断，直到晚上8点，哭声才渐渐止住。同学告诉他，好戏就要开始。

吃过晚饭，人们自动地聚集到搭好的塑料大棚，里面拉上了电灯，还摆上一套音响，像要演出。他正纳闷，强劲的音乐突然响起，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白幕后跳出，跟着音乐唱起来，周围的人合着节拍，拍着巴掌……

他很吃惊，觉得那女人声音很熟。同学说：“这里的风俗就是这样。

白天的哀伤表明家人对逝者的思念。从现在开始，家人和来宾应该表现出高高兴兴的样子，送老人上路，这样老人才走得放心。她就是刚才哭丧的女人，歌唱得好，受过专业训练，听说原来是唱川剧的，还到北京演出过呢，后来剧团解散，不得已才搞起这个。平日谁家结婚、孩子过满月、老人过生日，都请她的戏班子捧场，有的村搞选举，也请戏班子造声势呢。专业人士毕竟是专业人士，哭丧都哭得很有水平，感情、声音拿捏得特别到位，和半路出家的人就是不一样……”

他听得心惊胆战，心里说着不可能，可对台上表演的女人越发感到熟悉。歌曲唱完，女人停下来，他终于认出，她真的是自己的妈妈！

血“轰”的一声涌上头，他脑海里一片空白。他对同学说出去透透气，跌跌撞撞地出了大棚，站在空荡荡的院落，看着头顶“硕大”的星星，泪“哗”地落下来。那个曾在舞台上演过公主小姐、富贵夫人，一向雍容华贵的妈妈，怎么可能一身孝服，跪在陌生人灵堂前哀哀切切；在这个乡间小棚子里又唱又跳？

他不敢相信，这几年来，妈妈告诉他在乡下演出，就是这样演出，他上中学、大学费用，都是妈妈这样哭出来、唱出来的。他想起，刚才随着人群往大棚里走，看见身穿孝服的妈妈坐在屋子一角，由主人陪着吃晚饭。她的背影写满疲惫，整个人要往下坠，一只手支在桌上撑着头，另一只手端着杯子不停地喝水，饭却吃得很少。想到她刚才又唱又跳，似乎精力无限，他不知道她是靠什么支撑着。先别说她这几年吃过多少苦，单从灯火辉煌的剧院到这个塑料大棚，她该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他擦干泪水，走进大棚，从妈妈手里抢过话筒说：“你声音都哑了，先歇歇，我来帮你唱两首。”妈妈差点失声叫出来，一下捂住自己的嘴。他不看她，随着音乐节奏卖力地唱起来……

演出终于结束，主人将200元钱放进妈妈手里说：“谢谢你，也谢谢那位小兄弟，我非常满意。”

同学挤到他面前，笑着说：“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我朋友家特地准备了一桌菜，一定要留你喝杯酒。”他说：“不必了，我要和他们一

起走。”他指指正在将音响搬上车的妈妈和两个搭档。同学吃惊地看着他：“你还唱上瘾了？”他平静地说：“她是我妈妈，我得帮她。”他丢下目瞪口呆的同学，径直爬上小货车。

车里，妈妈的泪水早弄花脸上的妆。她抓住他的手，哽咽着说：“儿子，妈妈是不是给你丢了脸？”不等他说话，妈妈又急急地说：“我原来也抹不下面子……第一次替人哭丧后，我回到家一个人哭了半夜。我真不明白，练了二十多年功，在剧院里唱了那么多年大戏，居然会落到这个地步……”她的泪又滚落下来，他的泪也涌出来。她努力露出笑容：“可哭过一场，我想通了，公子王孙还有落难的时候呢，我凭自己的本事挣钱养家，不是丢人的事，对不对？”

他紧紧搂住妈妈的肩：“妈，这个假期，您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陪您一起唱！”

（摘自《男生女生》2007年第9期）



忘川之上，沧海之远

沈熹微

假如当时不叫你

如果你曾经到过位于这个城市东北角落的那所古老的大学，如果你恰好在2004年7月的某个夜晚从三教二楼第一间阶梯教室的门口经过，你应该会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女生从教室的最后面瘸着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面走，当时教室里还有另一个人，所以女生在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忍不住好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同学，醒醒，下自习了。

男生缓慢地坐直了本来趴着的身体，转过头静静地看着我。

他闷闷地说，同学，我没有睡觉。

很久以后，我常常能够想起来的关于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周某某的脸，像版画一样深刻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头发很长，零星地散落下来遮住了眼，然而透过稀稀落落的缝隙，我还是看见他眼睛里的疲惫，还有一些隐约的泪痕留在眼角，已经被掩饰得支离破碎。

我感觉到自己脸红了。不小心撞见别人的落寞如同偷窥般让我感觉多少有些狼狈和失礼，本能地想说句安慰的话却因为口拙和陌生而被纷纷堵在了肚子里，愣了两秒钟之后还是决定先行离开，我把教室门钥匙轻轻地搁在男生的面前，独自抱着大堆的书慢慢地往门口走去，身后却忽然传来

